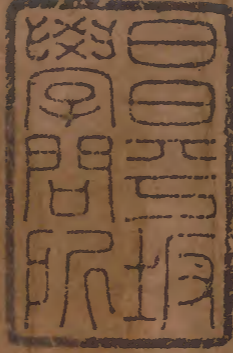


朱子書節要

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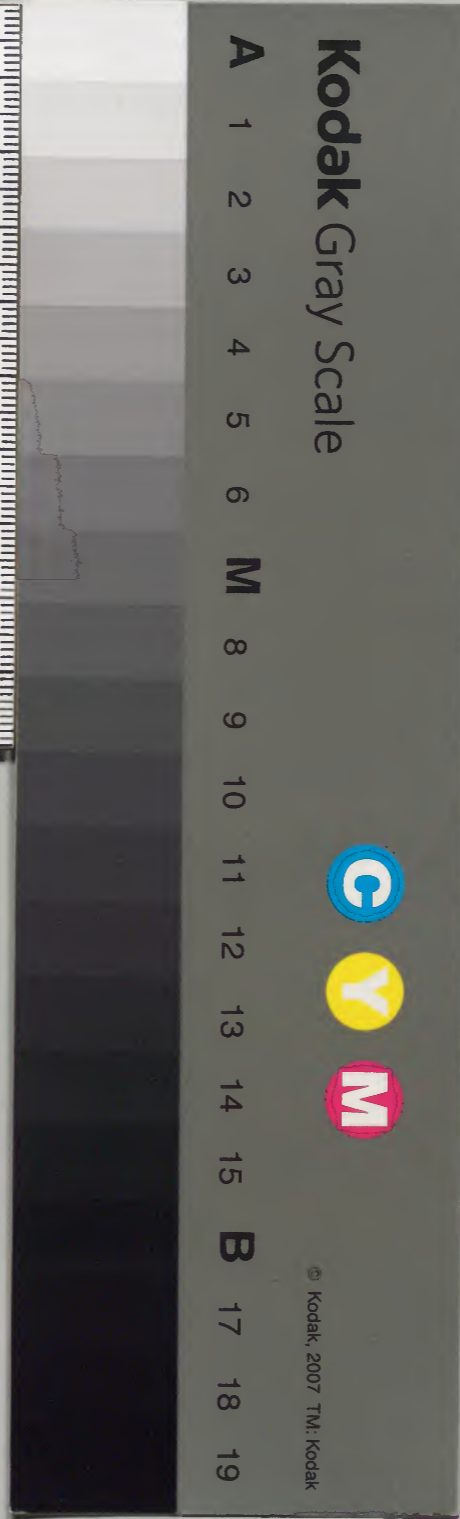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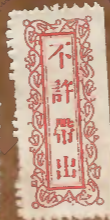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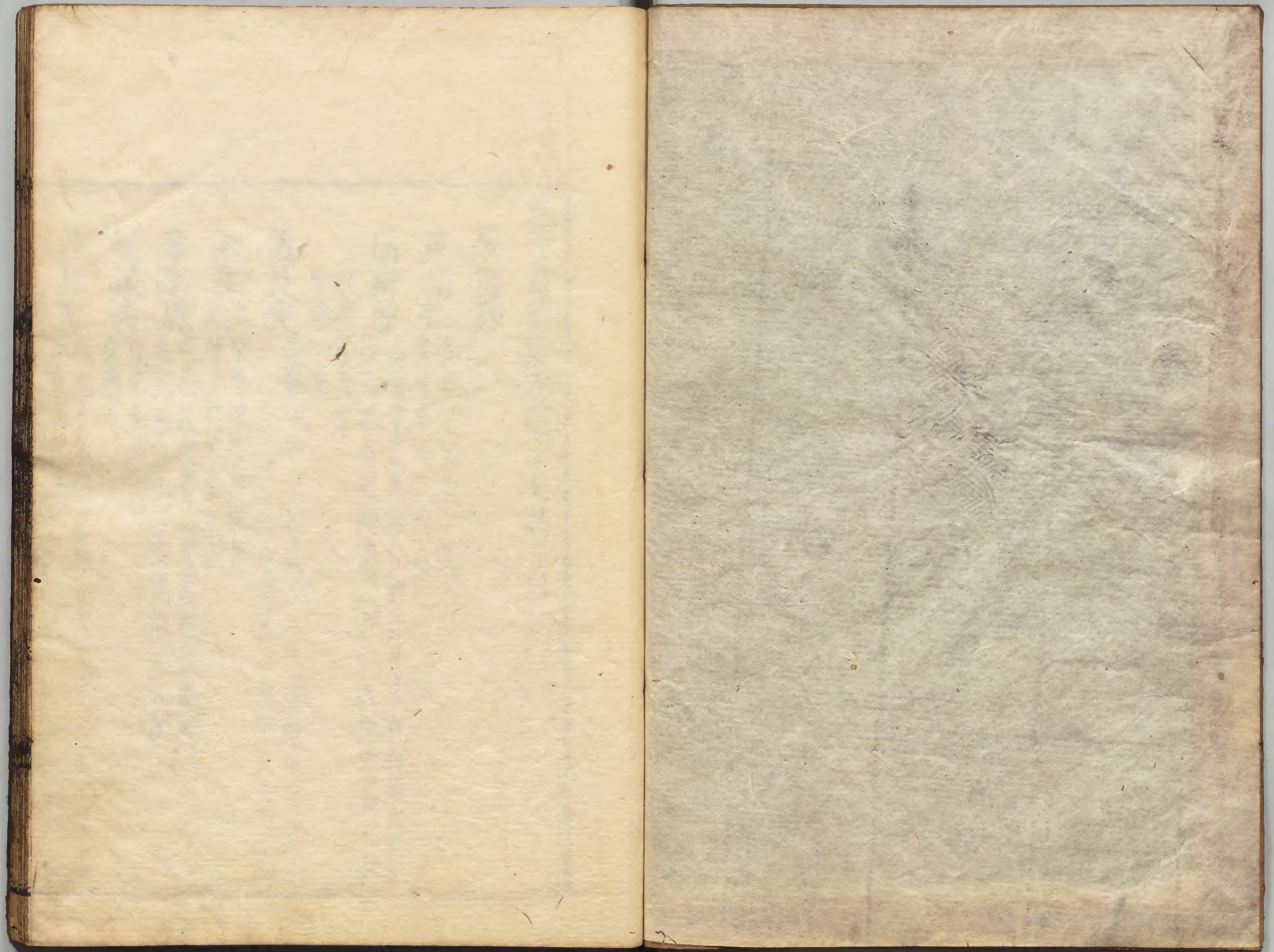
東 京 圖 書 館			
漢書門	儒家類	函架	號
二	〇	〇	〇
冊	號	架	函

漢 書 門			
六	〇	〇	〇
冊	架	函	號
二	〇	〇	〇
冊	架	函	號

內 閣 文 庫		
漢	書	函
六	〇	〇
冊	架	函
二	〇	〇
冊	架	函

內 閣 文 庫	
番 號	漢 6018
冊 數	20 (17)
函 號	298 279







朱子書節要卷之十七諸子目錄

知舊門人問答

朱朋孫

周純仁

名樸見語類○詳答書意公時在講中

周南仲

名南平江人端行拱立尺寸有程準賜第授文林郎與婦翁黃度俱入偽黨後召試

館職策試權要終于家

孟良夫

名猷

許生

名中應為鄂州教授建替占閣先生記之

章季思

名康先生書張氏所刻泮虛圖後有泉州季思侍郎疑是公也

杜叔高

實記名旃金華人

汪易直

按先生答公首書言改名事云或已得先端明本意即不必改也又一統志汪應辰

淺草文庫

子名達易直必達學也達
登第亦官端明殿學士

彭子壽

史名龜年臨江軍清江人從朱張學登進士以待制寶謨閣致仕卒愛君憂國之忱先見之識敢言之氣皆人所難晚號止堂謚忠肅○實紀官吏部侍郎煥閣知江陵以偽學追三官再貶卒
有五致錄等

折子明

州路
提刑
續集有答折憲知常書書意同此當是此人書則彼先而此後○范直閣女壻為利

劉君房

元城之孫

曾無疑

名三異○一統志臨江府新淦人兄三復弟三聘三英公少有詩名除大社令力未去號雲巢○養光書謂益公門人與揚東山相過從○亦見鶴林玉露

曾擇之

實紀名祖道有語錄○據語類問答疑亦臨江曾氏

度周鄉

史名正合州人進士終禮部侍郎著性善堂集○一統志云云早從朱子誨以正心誠意之學○實紀云云朱子稱志趣不凡○即所謂山陽度氏

李誠之

名詒邠之子知黃州立二程祠於學先生為作記○邠見言行錄

徐崇父

史名僑婺州義烏人舉進士始登朱門朱子稱明白剛正以毅名齋終寶謨閣待制謚文清○實紀著讀易記等書

林叔恭

實紀名恪天台人有語錄○宋濂集與潘子善趙幾道杜良仲並稱之

潘子善

語類名時舉天台人○實紀有語錄○台寓錄臨海人以上舍釋褐為無為軍教授○實紀以詩舉為字恐誤

林德久

名至○一統志華亭人上舍釋褐魁官秘書登朱門有文集

歐陽希遜

實紀名謙之吉州廬陵人有語錄

嚴時亨

實紀名世父臨江新喻人。一統志隱居不仕師朱子有疑義問答鄉人祠之於學

○兩書父字大全

曾光祖

實紀名興宗寧都人號唯菴肇慶府節推

朱子稱純茂篤篤實用功正當有集。一統志篤志為己之學偽禁興

曾景建

實紀名極。一統志志氣豪放朱子得詩

文大異之。南豐之後有上海庵詩見翰墨全書詩人玉廬

張元德

宋史道學傳名洽臨江清江人中第以直

秘閣主官崇禧觀致仕以主一名齋先生望以斯道之傳所交皆名士。一統志清江府清江書院公所建也

甘吉甫

實紀名節臨川人有語錄。一統志黃勉齋曰同學之士彭零殆盡江西則甘吉甫

黃去私數人爾

林退思

實紀名補永嘉人。與黃直卿書稱退思甚敏然不讀聖賢書胡走作可憐云

王晉輔

名峴。○曰子約謫廬陵寓王信臣園亭有江山之勝晉輔信臣子而子約女壻也

杜仁仲良仲

淵原續錄良仲名燁號南湖仁仲名知仁號方山黃巖人實紀亦云知仁

燁之弟此先仁仲後良仲恐誤。台寓錄先生嘗訪二杜講學之地於杜曲為善不樊川扁。宋濂所稱見林汝恭下

杜貫道

台寓錄黃巖人

池從周

台寓錄字子文嘉定特科黃巖人

胡文叔

名璵

奚仲淵

黎季忱

傳敬子

亦見語類

傳誠子

高國楹

陳止齋集有送國楹從學朱元晦詩疑永嘉人

常鄭鄉

李晦叔

實紀名煇南康建昌人疑燾之兄有錄問答○按答公書有令弟論顏子云云令弟

當是

余國秀

實紀名宋傑南康建昌人

李敬子

宋史道學傳名燾南康建昌人舉進士從朱子學以弘名燾終直秘閣主管至道官謚文定蔡念成稱公心事如秋月學者宗之與黃勉齋並稱曰黃李

朱子書節要卷之十七

知舊門人問答

答朱朋孫

夫學非讀書之謂然不讀書又無以知為學之方故
讀之者貴專而不貴博蓋唯專為能知其意而得其
用徒博則反苦於雜亂淺略而無所得也今一旦而
讀八書則其茫然而不得其要也豈足恠哉願且致
精一書優柔厭飫以求聖學功夫次第之實俟其心
通意解書冊之外別有實下功夫處然後更易而少
進焉則得尺得寸雖少而皆為吾有矣

朱子書簡要卷十七
答周純仁

年來時論似亦漸平昨日又聞廟堂一番除拜固不足為吾道之重輕然於故舊或略能垂意但在自己分上只合閉門堅坐聽其所為切不可因此便起妄念徒爾紛紜有損無益也閑中無事固宜謹出然想亦不能一併讀得許多似此專人來往勞費亦是未能省事隨寓而安之病又如多服燥熱藥亦使人血氣偏勝不得和平不但非所以衛生亦非所以養心竊恐更須深自思省收拾身心漸令向裏令寧靜閑退之意勝而飛揚躁擾之氣消則泊心養氣處世接

物自然安穩一時長進無復前日內外之患矣

答周南仲

熹頑鈍之學晚方自信每病當世道術分裂上者入於佛老下者流於管商學者既各以其所近便先入者為主而又驅之以其好高欲速之心是以前者既以自誤而遂以自欺後者既為所欺而復以欺人文字愈工辨說愈巧而其為害愈甚不有明者孰能舍其舊而新是謀哉來喻許以所疑下詢幸甚大抵聖賢之言已是明白真實說盡道理讀者但能虛心一意循序致詳使其句內無一字之不通則其道理無

一毫之不察矣切不可爲人太言相誑如九方臯相馬之說者而妄意馳逐於言語之外也方賓王每書來說得道理儘有歸著知與遊從可謂得友恐今已歸嘉禾也

承喻教學相長之意尤副感一但爲學之序必先成已然後可以成物反復來示似於自己分上未免猶有畝闕恐不若且更向裏用工也此心此理元無間斷虧欠聖賢遺訓具在方冊若果有意何用遲疑等待何用準擬安排只從今日爲始隨處提撕隨處收拾隨時體究隨事討論但使一日之間整頓得三五

次理會得三五事則日積月累自然純熟自然光明矣若只如此立得箇題目頓在面前又却低徊前卻不肯果決向前真實下手則悠悠歲月豈肯待人恐不免但爲自欺自誣之流而終無得力可恃之地也

答孟良夫

示喻爲學之意甚善但伊洛垂訓以持敬爲先此要切之語若不於此處立得根本即讀書應事思惟計度徒成紛擾卒無歸宿之地若能於此用力則動靜之間無適而不爲學矣聞當路有奉薦者足見公論之不泯甚慰然更深其本以須時用乃所望耳

答許生 中應

承惠書一通反復讀之益見所以求道鄉學之意深以爲幸至於稱引前輩比擬非倫則有所不敢當也左右以應舉覓官羨名好事之學爲不足學而欲講乎義理以求脩己治人之方固已不繆於所趨矣夫道之體用盈於天地之間古先聖人既深得之而慮後世之不能以達此於是立言垂教自本至末所以提撕誨飭於後人者無所不備學者正當熟讀其書精求其義考之吾心以求其實參之事物以驗其歸則日用之間諷誦思存應務接物無一事之不切於

已矣來喻乃謂讀書逐於文義玩索墮於意見而非所以爲切己之實則愚有所不知其說也世衰道微異論叢起近年以來乃有假佛釋之似以亂孔孟之實者其法首以讀書窮理爲大禁常欲學者注其心於茫昧不可知之地以僥倖一旦恍然獨見然後爲得蓋亦有自謂得之者矣而察其容貌辭氣之間脩己治人之際乃與聖賢之學有大不相似者左右於此無乃亦惑其說而未能志耶夫讀書不求文義玩索都無意見此正近年釋氏所謂看話頭者世俗書有所謂太慧語錄者其說甚詳試取一觀則其來歷

見矣若曰儒釋之妙本自一同則凡彼之所以賊思
害義傷風壞教聖賢之所大不安者彼既悟道之後
乃益信其為幻妄而處之愈安則亦不待它求而邪
正是非已判然於此矣

答章季思

大抵聖賢之教不過博文約禮四字博文則須多求
博取孰講而精擇之乃可以浹洽而通貫約禮則只
敬之一字已是多了日用之間只以此兩端立定程
課不令間斷則久之自有進步處矣

答杜叔高

存金
華人

頃與仁里諸賢屢講此事尚多未契足下必已聞之
若以愚言為是則固無今日之辨若以為非則又何
以見語為哉聖遠道晦人心頗僻險詞恠說雜然並
起不憚於誣天罔聖詭經破義而務以適其利欲之
私自非剛健明哲之才確然以勝私復理為己任者
鮮不惑焉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其兆已見於此甚可
懼也足下試以愚言思之反諸其身而驗以聖賢之
明訓必有以得其本心之正然後可以燭理揆事而
無不合毋徒苦心勞力為此傳會穿鑿而卒以陷溺
其良心也

示喻克己之說甚慰所望道理分明本如大路聖賢
又如此指示提撕不為不切今人都不理會却別去
千生萬受杜撰百般胡說亂道於自己分上了無分
毫利益只可誑嚇它人然亦只誑嚇得不識底人若
被識道理人旁邊冷看成甚模樣此區區所以於前
日面論之際不能不笑於賢者之言也今承來喻
乃知後來思之有得力處此又見賢者資質本自過
人但從前本欲誑人却反為人所誑今日一聞逆耳
便能發悟於心不易得也然克己固學者之急務亦
須見得一切道理了了分明方見日用之間一言一

動何者是正何者是邪便於此處立定脚跟凡是已
私不是天理者便克將去不但輕躁二字也辛文相
會想極欵曲今日如此人物豈易可得向使早自裹
來有用心處則其事業俊偉光明豈但如今所就而
已耶彼中見聞豈不有小未安者想亦具以告之渠
既不以老拙之言為嫌亦必不以賢者之言為忤也

千生萬受漢語生受猶言艱苦也
辛文必指辛棄疾幼安也

答汪易直

示喻自訟之篇足見立志為己之切尤以為慰此正
大學所謂誠其意者然意不能以自誠故推其次第

則欲誠其意者又必以格物致知為先蓋仁義之心人皆有之但人有此身便不能無物欲之蔽故不能以自知若能隨事講明令其透徹精粗巨細無不貫通則自然見得義理之悅心猶芻豢之悅口而無待於自欺如其不然而但欲禁制抑遏使之不敢自欺便謂所以誠其意者不過如此則恐徒然為是迫切而隱微之間終不免為自欺也無待於自欺士敬云欺恐當作試

答彭子壽

龜年

齋銘之屬豈所敢承况此病餘昏憊將何以發明聖賢之旨為日用功夫之助乎然竊聞之大學於此雖

若使人戒夫自欺而推其本則必其有以用力於格物致知之地然後理明心一而所發自然莫非真實如其不然則雖欲防微謹獨無敢自欺而正念方萌私欲隨起亦非力之所能制矣竊意高明於此非有所未察特因來喻借復言之以為誠能於此益致其功則亦無待於執御之箴而學日益進德日益修矣

答折子明

伏蒙鐫喻先正墓文使人三返而勤懇益至喜雖至愚心非木石豈不惻然有動於中兩年以來名在罪籍每讀邸報觀其怒自切齒之態未知將以此身終

作如何處置然後快於其心未嘗不惕然汗出浹背
沾衣也是以年來絕不敢為人作一字近所祈懇百
拜而辭者已數家矣若以尊喻之嚴遽弛此禁則四
面之責紛然而至從之則召禍不從則取怨反復思
之未見其可兼餘年無幾疾病侵凌神思昏然豈有
精力可以給此切告裕亮貸此殘生不勝千萬哀懇
之至

答劉君房元城之孫

先正忠定公有德有言沒而不朽百世之下聞者興
起而慕之外舅聘士劉公嘗得親見而師承之慕少

時猶及竊聞其餘論於忠定公之言行志節詳矣是
以雖不得及其門牆而想望其聲容猶若相接不止
於今世紙上所傳而已也今辱惠書乃知其後人所
以繼業承家之意如此而所以見顧者又甚厚非淺
陋之所敢承也但來喻頗以未有世其祿者為憂此
則賢者慮之過矣先德遺風具在方冊有能誦其言
行其行不替其志節則所以世其家者孰大於是彼
區區之外物何足道哉

劉公白
水先生

答曾無疑

三異○號雲巢周益公
門人也見壽親養老書

詩卷寵示尤認不鄙之意三復以還既歎其精麗警

拔之不可及又重歎其不為大言險語以投世俗之
耳目也然承論及為學之意則似所志又有不止於
此者此尤區區所樂聞但未知雅意姑欲粗一闡其
藩籬而為彼善於此之計耶抑將勇革舊習而真欲
一蹴以至道也如前之說則非區區所敢知如後之
說則如來喻之云固非不善然欲自是以求道則恐
亦未免為空言也大率人之為學當知其何所為而
為學又知其何所事而可以為學然後循其次第勉
勉而用力焉必使此心之外更無異念而舊習之能
否世俗之毀譽身計之通塞自無一毫入於其心然

後乃可幾耳此固未易以毫措既而承見語亦將有
枉顧之期矣儻得面論庶竭鄙懷顧此迂闊干觸科
禁恐非賢者進取之利更冀審處於未動之前毋使
貽後日之悔焉乃所願也

嘗聞之孟子之言有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
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此君子所為而學也然欲存此
則必有以識此之為何物而後有以存之既識之則
所以存之者又必勉勉孜孜而不少懈焉然後乃可
幾也此君子之所以為學者而終身勉焉唯恐一毫
之不盡而不敢少貳其心者也今足下自謂學無本

原心常致難豈亦自覺其未嘗用力於此而然耶此其自知亦明矣則願姑以前者所引孟子之言為主而博考古昔聖賢之遺訓以參驗之則夫人之所爲而學與其所以學者不待外求而得之於我向之所謂固有而循習之者始爲有以識之而知昔之舊者真不足學而果有累乎今日之新矣人之爲學必其有以先識乎此而知取舍之所定然後其功夫利病可得而言如其不然徒爲論說皆是空言無下落處無所補於事也吾人既不見用於世只有自己分上一段功夫若見得門戶分明端緒正當實用得此子

氣力乃可以不負隆喪乘彝之重此外瑣瑣一知半解正不足爲重輕也不審明者亦有意乎

承喻令兄喪期於禮聞計便合成服當時自是成服太晚固已失之於前然在今日祥練之禮却當計成服之日至今月日實數爲節但其間忌日却須別設祭奠始盡人情耳

孝悌忠恕若淺言之則方是人之常行若不由此即日用之間更無立脚處故聖人之教未嘗不以爲先如所謂入則孝出則悌忠恕違道不遠是也若極言之則所謂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而曾子所

以形容聖人一貫之妙者亦不過如此又非如前者
言之可易而及也故大學之道必以格物致知爲先
而於天下之理天下之書無不博學審問謹思明辨
以求造其義理之極然後因吾日用之間常行之道
省察踐履篤志力行而所謂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忠
恕之一以貫之者乃可言耳蓋其所謂孝悌忠恕雖
只是此一事然須見得天下義理表裏通透則此孝
悌忠恕方是活物如其不然便只是箇死底孝悌忠
恕雖能持守終身不致失墜亦不免但爲鄉曲之常
人婦女之檢押而已何足道哉今且以所舉有子曾

子之言觀之似於文義之間全未考究雖近世先覺
如程夫子之言所以發明其妙者恐皆未嘗過目而
經心而況於其它義理精微千差萬別豈能一會
其肯歸也哉故熹竊以爲今日與其自辨以求各枉
費言語枉費心力不若一切放下便依此說且將本
學論語反覆熟讀而因程子之言與其問人數公之
說以求聖賢之指意所在句句而講字字而思使無
毫髮不通透處則自不須如此妄自拘束強作主張
也無疑試更思之恐或可信則一兩月間天氣差暖
或能乘興一來面罄其說庶幾彼此殫盡免至如此

擔閣虛費光陰也

檢押檢

子約書來必盛稱無疑之為人但不知中間相聚所與切磨誦說者果為何事計於緊要親切處亦未必能盡所懷爾日月逝矣歲不我與丈夫有志者豈當為此悠悠泛泛徘徊猶豫以老其身乎問人接公之

答會擇之

祖道

百日卒哭乃開元禮以今人葬或不能如期故為此權制王公以下皆以百日為斷殊失禮意古者土踰月而葬葬而虞虞而卒哭自有日數何疑之有但今人家諸事不辨自不能及此期耳若過期未葬自不當卒哭未滿一月則又自不當葬也

謂漆雕開有經綸天下之志則未必然正是已分上極親切處自覺有未盡耳雖其見處不及會點之開關得處未至如會點之從容然其功夫精密則恐點有所不逮也以此見一人之規模格局大槩不相上下然今日只欲想象聖賢曾襟灑落處却未有益須就自家下學致知力行處做功夫覺得極辛苦不快活便漸見好意思也

答度周卿

比來為況如何讀書探道亦頗有新功否耶歲月易

得義理難明但於日用之間隨時隨處提撕此心勿
令放逸而於其中隨事觀理講求思索沈潛反復庶
於聖賢之教漸有默相契處則自然見得天道性命
真不外乎此身而吾之所謂學者舍是無有別用力
處矣因書信筆不覺縷縷切勿為外人道也
或謂不答李誠之
說○說祖師當苗劉之變
以大義批凶鋒見言行錄
昨蒙不鄙俾撰先正文集後序自知不文不足以副
厚意顧以先契之重鄉往之深且欲託此以少見尊
獎節義別嫌明微之意以是不敢力辭而輒草定其
說以求商訂區區之心蓋未敢自以為是也所欲更

定尊復明辟四字刊去繁冗著語精切前輩所謂自
有穩字正此謂也玩味歎服不能自已但乎賊之功
雖由外濟之語乃是區區鄙意分功紀實以息爭論
之微指朱丞相所記當時之事非不詳明正以欲專
其功而反詆呂張為敗事又其後深詆李趙諸公誣
謗已甚故讀者往往心非而鼻笑之并與其可信者
而不信之也願熟思之恐不可改如何
朱丞相
勝非
答徐崇父
僑○義烏人謚文清宋學士集謂
朱門高弟朱向善樓大年業由庚
皆師事之
日用功夫且得如此照管莫令間斷久之浹洽自有

見處亦不須別立標的便計工程也教惰之說如所
引孟子隱几而卧而以為當然則已得之矣何必疑
其非本有耶不但孟子如孔子取瑟而歌亦是此類
但大學之意却是恐人於此一向偏却更不照管今
當看此重處識取正意受用省察不必向閑慢處枉
費思索也

答林叔恭

恪天台人

為學只要致誠耐又無有不得不須別生計較思前
算後也

答潘子善

時舉天台人

杜門獨學與周旋師友之間學之難易固不同矣然
其用力實在於我非他人所能代也況彼中朋友以
書來者已自數人切切惻惻相觀而善似亦不可謂
之全然無助者更在勉力而已

人之為學忌先立標準若循循不已自有時至矣
竊意若以聖人為標準何不可之有若無所指擬
茫然而去將何所歸宿哉

忌先立標準如孟子所謂勿正者學者固當以聖人
為標準然豈可日自比並而較量之乎觀顏子喟然
之嘆不於堅高瞻忽處用功却就博文約禮上進步

則可見矣

橫渠云心要洪放又曰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孫思邈云膽欲大而心欲小竊謂橫渠之說是言心之體思邈之說是言心之用未知是
否

心自有合要大處有合要小處若只著題自斷了則便無可思量矣

所論為學之意善矣然欲專務靜坐又恐墮落那一邊去只是虛著此心隨動隨靜無時無處不致其戒謹恐懼之力則自然主宰分明義理昭著矣然著箇

戒謹恐懼四字已是歷得重了要之只是略緘提撕令自省覺便是工夫也所示數條今各奉答可更詳之所論孟子太學說正心處不知敬仲如何說可更扣之須盡彼說方可判斷未可便以己意障斷它人話頭也純仁可念此間方為李通遠謫作惡忽又聞此其禍乃更甚於李通使人不能忘懷然此中近日改移新學復為僧坊塑象摧毀要齊斷折令人痛心彼聖賢者尤不免遭此厄會况如吾輩何足道哉精舍春間有朋友數人近多散去僅存一二未有精進可望者亦緣無長上在彼唱率功夫殊無次第諸友

頗思董叔重也

敬仲揚簡也尤上敬云韻會尤通作

羣書直作猶書大禹謨註尤懼守已者固近思錄亦作猶此謂聖賢尤不免殊無義當與詩序書註同作

所論為學功夫亦甚穩密尤以為喜更切勉力乃所

望也揚敬仲其人簡淡誠懇自可愛敬而其論議見

識自是一般又自信已篤不可復與辨論正不必徒

為嘵嘵也

所喻主一功夫甚善千萬更加勉力為佳學禮之意

甚善然此事頭緒頗多恐精力短包羅不得今可且

讀詩俟他日所編書成讀之未晚書雖讀了亦更宜

溫習如大學語孟中庸則須循環不住溫習令其爛

熟為佳

林林未答林德久至

示喻進學之意甚善甚善從事於此自當有味但畏

間斷不接續爾然續與不續其機亦在我而不在人

也

收斂之喻足見信道之勇然須博約相資方有進步

處而讀書之法又只是要專一久自見功難以歲月

期速效也大學歸來不暇整理蓋此等多因朋友辨

論間彼此切磨說得細密今無事時自作文字却有

搜索不到處因暇試為追記前日所論便中示及或
便可用也昨在王山學中與諸生說話司馬宰令人
錄來當時無人劇論說得不痛快歸來偶與一朋友
說因其未喻反復曉譬却說得詳盡因并兩次取言
錄以報之試取一觀或有助於思索也司馬宰名邊
偶與一朋友
說朋友指陳潛室答
書論王山講義見上
彭書荷留意此公之去深為可惜今外廷尚得諸人
扶持未至甚有過事但本根之慮外間無由知其深
淺令人憂歎耳所喻日用功夫甚慰所望但云一著
力便覺多事此恐未然此心操舍存亡只在瞬息間

本不須大段著力然又不可不著力如此久之自然
見效若如此論竊恐非晚定須別求捷徑矣窮理亦
無它法只日間讀書應事處每事理會便是雖若無
大頭段增益然亦只是積累久後不覺自浹洽貫通
正欲速不得也熹嘗愛韓子說所以為性者五而今
之言性者皆雜佛老而言之所以不能不異在諸子
中最為近理蓋如吾儒之言則性之本體便只是仁
義禮智之實如老佛之言則先有箇虛空底性後方
旋生此四者出來不然亦說性是一箇虛空底物裏
面包得四者今人却為不曾曉得自家道理只見得

它說得孰故如此不能無疑又纔見說四者為性之體便疑實有此四塊之物磊塊其間皆是錯看了也須知性之為體不離此四者而四者又非有形象方所能撮可摩也但於渾然一理之中識得箇意思情狀似有界限而實亦非有墻壁遮欄分別處也然此處極難言故孟子亦只於發處言之如言四端又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之類是於發處教人識取不是本體中元來有此如何用處發得此物出來但本體無著莫處故只可於用處看便省力耳

當以

彭龜年子壽磊塊塊

新齋已略就而學字至者終少難得穎悟可告語篤信肯用力之人兀坐殊憤憤耳賢者敦學之功當日有緒見讀何書有可商量者便中示及一二為幸新齋雖就而竹木未成陰學者居之多不安然今歲適有科舉之累來者亦無多人又病中無氣力不能與人劇論甚覺負其來意也持敬之云誠如所喻此是最緊切處大病之餘又苦目昏讀書不得兀坐終日於此甚有味也界限之說亦是要見得五者之在性中各有體段要得分辨不雜不可說未感時都無分別感物後方有分別也觀程先生沖漠無朕一段

可見矣

所レ示レ疑義各附鄙說於其後近レ覺向來所レ論於本原上レ甚欠工夫太抵日困應接不得專レ工夫今又目盲尤レ費力爾不知天意如何且留得レ一隻眼了些文字以遺後來亦是一事今左自己不可治而又頗侵右自矣

別紙所論敬為求仁之要此論甚善所謂心無私欲即是仁之全體亦是也但須識得此處便有本來生意融融洩洩氣象乃為得之耳顏子不改其樂是它功夫到後自有樂處與貧富貴賤了不相關自是改

它不得仁智壽樂亦是功夫到此自然有此效驗來喻雖亦無病然語意終未親切活絡更宜涵養玩索更於仁智實處下工夫則久當自見矣

近地教官闕次必遠既非祿養之宜又不更治民亦使人怠惰苟簡非所以磨厲器業似不若參選擬一近闕丞佐之屬為佳也熹屏居如昨朋舊多勸謝客省事者亦嘗試之似難勉強又揀別取舍却恐反生怨怒不若坦懷待之若合須過嶺此亦何可避也待次閑中足得為學未為失計要之仕宦只合從選部注擬是家常茶飯令人于堂慣了不覺其非故有

志之士亦不免俯首其間爲人所前却此可爲後來之戒也無事靜坐有事應酬隨時處無非自己身心運用但常自提撕不與俱往便是功夫事物之來豈以漠然不應爲是耶疑義已略用已意說釋其後恐有未安更望反復大抵似用意未精齟齬未破也漢卿甚不易得想亦難得相聚也齋中自去秋後空無一人亦幸省事今復頗有來者然亦不多目前未見卓然可望也唯江西吳必大伯豐者相從累年明敏過人儘能思索從事州縣隨事有以及民而自守勁正不爲時勢所屈甚不易得今乃不幸短命而死甚

可傷悼耳

熹疾病益侵氣痞足弱不能屈伸屏居無事尚能讀書而以病故不能俯伏几案所幸猶有一二朋友早晚講論少足爲慰耳引年告老昨以鄉閭橫議官吏過憂又不得上至煩臺評播告後乃得之尸居餘氣何足爲世重輕而每煩當路注意如此旣以自歎又自笑也幕中無事儘可讀書不知比來作何功夫因書幸略及之也

答歐陽希遜 謙之

所示疑義比舊甚進所未安各已疏出幸更思之因

風喻及也。所謂徒守紙上語擬規畫圓摸矩作方。此初學之通病。然尚有不能守紙上之語。雖擬規矩而不能成方圓者。而未必自知其非也。以愚計之。但且謹守規矩。朝夕摸之。不暫廢輟。積久純熟。則不待摸擬而自成方圓矣。切不可輒萌妄念。求之於言語文字之外也。

吾人爲學。自爲己事。豈以時論而少變千萬勉力。今觀所論。全未致思。草草看過。率然發問。殊非所望於朋友也。

答嚴時亨 世文

人生而靜。是未發時。以上即是人物未生之時。不可謂性才。謂之性。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墮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然其本體又未嘗外此。要人即此而見得。其不雜於此者耳。易大傳言。繼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後。雖曰已生。然其本體初不相雜也。

禮書近方略成綱目。但疏義雜書中。功夫尚多。不知餘年能了此事否。當時若得時亨諸友。在近相助。當亦汗青有期也。浙中朋友數人。亦知首尾。亦苦不得相聚。未有見日千萬白愛。更於義理切身處。著實進

得一步則所以守此身者不待勉而固矣
生之謂性一章論人與物性之異固由氣稟之不同
但究其所以然者却是因其氣稟之不同而所賦之
理固亦有異所以孟子分別犬之性牛之性人之性
有不同者而未嘗言犬之氣牛之氣人之氣不同也
程先生有隙中日光之論最為親切更須詳味於同
中識其所異異中見其所同然後聖賢之言通貫反
覆都不相礙若只據一偏各說道理則互相迷閃終
身間隔無復會通之時矣
親親長長貴貴尊賢皆天下之大經固當各有所尚

然亦不可以此而廢彼故鄉黨雖上齒而有爵者則
俟賓主獻酬禮畢然後入又席于尊東使自為一列
不為眾人所歷亦不歷却它人即所謂遵也如此則
長長貴貴各不相妨固不以齒先於爵亦不以爵加
於齒也

答曾光祖

興宗○寧都人篤志為己之學自號唯庵偽學之禁興學者謔名其師興宗執禮益勤勵志益苦

孫原一原邨俱博學工詩

知別後為學不倦甚慰然所謂念欲刻苦加勵又恐
遂成助長之患而致知之功亦非旦夕可冀則似未
得箇下手處也太綱且得以敬自守而就其間講論

勵元本
作勤

見唐本
作是

省察便見致知知得一分便有一分功夫節節進去
自見欲罷不能不待刻苦加勵而後得也但目下持
守講學却亦不得不刻苦加勵不須遽以助長為憂
也
所示問目甚慰所懷此是求其放心乃為學根本甲
地既能如此向上須更做窮理功夫方見所存之心
所具之理不是兩事隨感即應自然中節方是儒者
事業不然却亦與釋子坐禪攝念無異矣所論內外
賓主之辨意亦得之但語猶未瑩須知在內之日多
即是為主在內之日少即是為客耳只如前所論用

功夫之自當有進蓋已得其要領不易如此切已致
思也

熹行役已涉建昌之境垂老復出非力所堪深以愧
歎耳所示為學之意甚善此事元無窮盡不可計功
程但當鞠躬盡力看到其地位耳

答曾景建

極極上晦庵詩今見翰墨全書
又詩人玉屑論景建詩云云

厚書文詞通暢筆力快捷蔚然有先世遺法三復令人
人豐豐不倦所論讀書求道之意亦為不失其正所
詆近世空無簡便之弊又皆中其要害亦非常人見
識所能到也然文字之設要以達吾之意而已政使

極其高妙而於理無得焉則亦何所益於吾身而何
所用於斯世鄉來前輩蓋其天資超異偶自能之未
必專以是為務也故公家舍人公謂王荊公曰文字
不必造語及摹擬前人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況
又聖賢道統正傳見於經傳者初無一言之及此乎
至於讀書則固吾事之不可已者然觀古今聖賢立
言垂訓亦未始不以孝弟忠信收斂身心為先務然
後即吾日用之間參以往訓之指反覆推窮以求其
理之所在使吾方寸之間虛明洞徹無毫髮之不盡
然後意誠心正身脩而推以治人無往而不得其正

者若但泛然博觀而槩論以為如是而無非學如是
而無非道則吾恐其無所歸宿不得受用而反為彼
之指本心講端緒者所笑矣鄙見如此幸試思之有
所未安復以見告甚幸甚幸所示佳篇句法高簡亦
非世俗所及然憤世太過恐非遜言之道千萬謹之
尤所願望舍人公南豐講端緒按與孫敬甫云
奮髯切齒而談端緒正指禪學而言
便中辱書備知向來徧參反求始末而又深以主一
窮理得所歸宿為喜也比日秋清計所履益佳勝從
事於斯亦當益有味矣然二事知之甚易而為之實
難為之甚易而守之為尤難主一之功固須常切提

撕不令間斷窮理之事又在細心耐煩將聖賢遺書
從頭循序就平實明白處玩味不須貪多但要詳熟
自然見得意緒若鶩於高遠涉獵領解則又不免如
向來之清話欲求休歇而反成躁亂也示及與柴君
書甚善今人亦未說到此異端之敝自是已分上差
却入路欠却功夫其迷溺者固無足道其慨然以攘
斥爲已任者又未免有外貪內虛之患亦徒爲誹謗
而已若之何而能喻諸人哉幸更思之若於已分上
真實下得切已功夫則於此等亦有所不暇矣
熹以臺評蒙恩鑄免尚爲輕典感幸深矣而所連及

反羅重坐令人愧惕今因其行草草附此恐其在塗
有合料理事得爲垂念幸甚其人辨博多所該綜亦
可欵扣也其人指蔡西山

前此辱書蔡季通行曾附數字奉報矣所論主一之
功甚善但讀書須更量力少看而熟復之只依文義
尋箇明白處去自然有味不在極力苦思轉求轉遠
也科舉之學在賢者爲餘事但公家自有文章大宗
師何故不學而學它人不好處一向如此不惟議論
不正當併與文章亦成澆薄無餘味矣爾雅未暇細
看然此等亦未須閑費日力也

近來不知所觀何書或有所見因風筆示若得乘此
春暖與吉父相約俱來以踐前約豈勝幸甚征苗之
說甚新但此等無所考據不若姑置之而涵泳於義
理之實之為得也

答張元德

洽○見宋鑑
朱門高第列

細讀來書知進學之意不倦甚慰讀書切忌貪多唯
少則易以精熟而學問得力處正在於此苟為不熟
不如稀稗非虛語也此間事雖不多然亦終日擾擾
少得暇看文字甚覺歲月之可惜也通書太極之旨
更宜虛心熟玩乃見鄙說一字不可易處政使濂溪

復生亦必莞爾而笑也

示喻欲來未能之意此固無可如何但日月侵尋縱
不得親師友亦須自作工程潛思默究令胸中明徹
見得道理都無疑礙方是於踐履功夫有進步處若
只如此悠悠閑過了誠可惜耳所示諸說似未尋著
縫罅雖已各注其後然只如此講學恐未有深益也
名齋之意甚善然者實用功不須如此妄立標榜處
雖亦未有大害然亦便見用心淺處若實做得功夫
是當自無暇及此等不急之務也

示喻為學之意似覺未甚果決專一更宜勉力科場

不遠想不免分了功夫然此等得失真實有命若信
未及放不下亦須且將此字頓在面前政使未全得
力亦可減得些小分數不為無助夫子所謂不知命
無以為君子正謂此也甘君處見送行語令兄意亦
甚佳兄弟自為博約想有味也但甘君詞筆頗工而
趣尚未正數日苦口告之未知能勇決否耳甘君歸
可更切磋之人材難得可惜只如此泪沒了一生也
此字即命字
甘君吉甫
衡陽之計想已聞之深足傷歎然當路攻擊意殊未
已今雖如此亦恐更有追削禁錮之類而一時善類

次第皆不可保吾輩閑中講學固為美事然亦恐有
不可測者此方深以為懼而賢者乃以勸彭文何也
喜幸已得祠差可自安近與學者講論尤覺橫渠成
誦之說最為徑捷蓋未論看得義理如何且是收得
此心有歸著處不至走作然亦須是專一精研使一
書通透爛熟都無記不起處方可別換一書乃為有
益若但輪流通念而覈之不精則亦未免枉費工夫
也須是都通透後又却如此溫習乃為佳耳大抵讀
書求義寧略毋詳寧踈毋密始有餘地也
詳故碎歐
密故拘歐
嚴譚君近來看得又如何更望以此相勉但於所讀

之書經文注脚記得首尾通貫浹洽方有可玩繹處

如其不然泛觀雜論徒費日月決無所益也

衡陽之計趙汝

來書所論通復二字甚密然亦有未切處繼之者善

云者造化流行萬物方資以始而未實也成之者性

云者物生已實造化與物各藏其用而無所為也在

人則感物而動者通也寂然不動者復也以此推之

圖象隱然不待多言而自可默喻矣

配義與道之說殊不可曉大抵讀書須且虛心靜慮

依傍文義推尋句脉看定此句指意是說何事略用

今人言語襯帖替換一兩字說得古人意思出來先

教自家心裏分明歷落如與古人對面說話彼此對

答無一言一字不相肯可此外都無閑雜說話方是

得箇入處怕見如此棄却本文肆為浮說說得郎當

都忘了從初因甚話頭說得到此此最學者之大病

也故程先生有說書非古意轉使人薄漢儒下帷講

誦未必是說書又說作論語解已是剩了又以毛公

說詩為有儒者氣象觀此等處其意蓋可見今說配

義與道却不就孟子上理會如何是義如何是道如

何是氣如何地配便一鄉掉開了只單說箇道字已

是無捉摸處又將道字訓作行字尤無交涉說得愈
多去理愈遠矣今合且先理會如何是義却就義字
上推如何是道道之與義同異如何如何又要氣來
配他配字又是何意只此數字分明即孟子意思分
明可見而程子所謂沖漠氣象亦在其中初非有二
說也子約所說亦未免向別處去如此支離轉無交
涉却恐不免真爲擊拳豎拂者所笑矣
物欲之根存焉之說恐未然人固有偏好一物者然
此一物未上心時安得不謂之未發之中乎欲下功
夫正當於此看取

明道教人靜坐蓋爲是時諸人相從只在學中無甚
外事故教之如此今若無事固是只得靜坐若特地
將靜坐做一件功夫則却是釋子坐禪矣但只著一
敬字通貫動靜則於二者之間自無間斷處不須如
此分別也

舊與朋友說話每恠其不鮮人意而不知其所以然
者近方覺得學者讀了書聽了話元不曾著心記當
細繹玩味至有兩年看一部易傳都不記得緊要處
者雖其根鈍使然亦是不肯用力乃知橫渠教人讀
書必欲成誦真是學者第一義須是如此已上方有

著力處也。歐嚴二君後來曾相見否。此中甚難得人深可憂懼也。所望以求斯文之傳者如一二君蓋無幾人也。

答甘吉甫

節臨江人

此間爲況幸亦如常但朋友自不敢住多已引去亦隨時之義也。所示之說今却附還大抵看得未甚決洽言多窒礙且宜少讀而益加潛心反復玩味之功也。

答林退思

補○未嘉人

知讀書有漸甚善甚善但亦須且讀一書先其近而

易知者字字考驗句句推詳上句了然後及下句前段了然後及後段乃能真實該徧無所不通使自家意思便與古聖賢意思泯然無間不見古今彼此之隔乃爲真讀書耳。

答王晉輔

峴

爲學大槩且以收拾身心爲本更將聖賢之言從頭熟讀逐字訓釋逐句消詳逐段反復虛心量力且要曉得句下文意未可便肆已見妄起浮論也。熹病益深無可言者前書所論告子之說此等議論不須置意中亦不須容易與之辨論且只自家理會。

聖賢之既已言而求其肯意之既在父之精熟自然
見得是非不著問人矣徐侍郎所欲鑄版之書恨未
之見然此等亦不必看徒亂人耳且著實向裏就切
近明白實處理會便不誤人也
存承委喻極荷不鄙實以多病畏事不敢作文字以
故前此不敢聞命今不獲已輒以數字附于行狀之
未少見鄙意然已覺大露筋骨切告勿以示人恐彼
此不穩便非獨罪戾之蹤為有害也向來子約每言
鄉學之意甚美然於愚意竊恐務實之意未若好名
之多學道之志未若為文之力此亦鄉黨習尚流風

從近以
唐本作
若以今
館本作
若徒以

之弊其所從來也遠宜賢者之未免也自今以往更
願反躬自省以擇乎二者之間察其孰緩孰急以為
先後姑屏舊習而取凡聖賢之言若大學若論孟若
中庸者朝夕讀之精思力行以序而廣使道義之實
有以悅於心而充諸已則自將無慕於外而所以顯
親揚名者必有以異乎前日之為矣徒近以名位之
為尊言語之為麗聞譽之為誇而汲汲乎伐石攻木
以為事則是非獨老拙羞之抑子約平生所望於賢
者亦將大不滿於泉下矣所喻鄙文何乃為此曲折
已託劉季章言之此豈止載禍相餉而已耶
徒近以
近疑當

墓祭不可考先儒說恐是祭土神但令俗行拜掃之
禮其來已久似不可廢又墳墓非如古人之族葬若
只一處合為一分而遙祭之亦似未便此等不若隨
俗各祭之為便也程糾所編年譜是終身看得此事
不透深可憐憫吾友今亦未須理會此等且理會自
家著緊切身要用底道理久之見識漸明履踐漸實
自不被人瞞亦不須與人辨論紛爭也季章耿介於
人有責善之益重九後若未來可力致之逸居獨學
無師友之益不知不覺過失且滋功夫無由長進不

可忽也每念仁里諸賢相與甚至而未得與之痛相
切磨悠悠歲月日益晚莫良以為恨如無疑亦然也
因見各煩為致此意

答杜仁仲良仲

伊洛淵源續錄良仲諱燁號
南湖仁仲諱知仁號方山黃

嚴人亦紀亦云知仁燁之弟
此先仁仲後良仲未知何如

自頃聞昆仲之名而願得一見久矣中間僅得識良
仲之面而於仁仲尚復差池至今為恨茲者乃承不
鄙致問許以來辱此意厚矣然理義不外於吾身但
能反躬力索毋使因循有所間斷則無不得之理孟
子所謂歸而求之有餘師者此也願益勉旃以副此

望異時有以自得之則雖相望之遠亦不異於合堂
同席而居矣

答杜仁仲

示喻為學之意甚善操存舍亡此外無著力處但常
切提撕勿計功效久當有自得為耳

示喻為學之意甚善若果見得端緒常切提撕不少

自怨則氣質昏弱非所病矣千萬勉旃少副所望副

少疑當
作以

良仲示喻敬字工夫甚善凡聖賢之言皆貫動靜如
云求其放心亦不是閉眉合眼死守此心不令放出

也只是要得識此心之正如惻隱羞惡之類於動靜
間都無走失耳仁仲所論朝聞夕死則愚意見得二
先生之說初不甚異蓋道即事物當然不易之理若
見得破即隨生隨死皆有所處生固所欲死亦無害
也

良仲前書所論數條皆善但更勉力研究玩味久之
自然見處明白踐履從容不費安排仁仲蓋有意於
切問近思之學者然亦便如此不得更須博之以文
始有進步處耳

良仲所示疑義已附已意於其後試詳考之更加虛

心游意反復玩味久當自釋然也仁仲反躬克己之意甚切雖未知所病者何事然既知其病即內自訟而亟改之耳何暇咕咕誦言以咎既往之失而求改過之名哉今不亟改而徒言之又自表其未有改之之實也則是病中生病名外取名不但無益而已

咕音帖咕囁耳語又小貌王叔文傳咕咕小人按柳文註咕咕多言貌他協切

答杜貫道

讀書課程甚善但思慮亦不可過苦但虚心游意時時玩索久之當自見縫罅意味持守亦不必著意安排但亦只且如此從容纔覺散漫即便提撕即自常

在此矣

節次示及諸說皆善但不已其功夫之見處漸分明矣仁里諸賢多得相處但賢者與良仲仁仲未得一見耳或能相與一來太幸面見指說殊勝書問往還也

答池從周

前此辱書未報今又承惠問尤以愧感詢及所疑足見嗜學之意但讀論語大學亦是初學門戶且得如此向前更有多少功夫豈可便慮其雜但此一書亦須反復熟讀著力研究乃可見其意耳所問論語首

明致唐
本作胡

章但將所學反復思繹常切遵行便是時習習之之
久自有說處此只是為學實事別無深遠旨趣也
雜當
承書喻及先世交遊之好不勝感愴三復書詞乃知
有志傳家之學又以為慰今世徇俗為人之學固不
足道其稍知用心於內者往往又以驚於高遠而失
之是可歎也來喻之云似已察於此者但常專心致
志思繹踐行有疑則與同志講而明之則庶乎其有
得矣

答明文叔

環明
當作胡

答吳仲淵

示喻所聞足見志道躬行之實慰幸歎仰蓋不勝言
義理之間誠當明辨然非有格物致知與敬以直內
之功則亦難明而易失來喻所謂熟處難忘者恐坐
此也然亦學者之通患如熹正苦此而未能自說耳
伯起舊游每病其不以此事為急今乃能勇猛精進
如此人固未易量也計左提右挈長者之力為多異
時歸老田間復得此一益友為幸甚矣趙德廣在此
日相見殊愧不能自發其志意者昨見所與渠書
當知所以自勉也
義理元本亦作理然
當作利自說說恐脫字

朱子書師理卷一

三十五

答黎季忱

示及兩卷各已批注封還幸細考之語孟更須寬心
細意看令通徹易則恐未易讀如此穿鑿似枉費心
力也與其虛費心力於此不若且看詩書禮樂之爲
明白而易知也然大學論孟中庸又在四者之先須
都理會得透徹方可略看易之大指亦未爲晚今所
論論語尚爾未通豈宜遽及此耶

答傅敬子

昨承遠訪別來又已累月屏書欣審比日所履佳勝
講學須且著實自家理會實著意思涵泳思索方能

有得如今來所喻亦須且自看有疑處方好商量若
只如此泛問不濟事所欲大字及二卦說尤是兒戲
若真實做功夫何用此等裝飾耶

答傅誠子

所示疑問皆有急迫之意此最爲學之害須且放下
只平平地讀書玩味其意理會未得處且記著時時
拈起看恐久之須有得力處若只如此枉費心力不
濟事也幾微之間善者便是天理惡者便是人欲纔
覺如此便存其善去其惡可也何難剖析之有第二
條亦不須得如此理會且討箇書讀換却許多勞攘

久之須放得下第三條既知得大有妨害便掃除了
何問之有如此紛紛自作纏繞無了期也

答高國楹

陳止齋集有送國楹從學朱元晦詩

所喻不能處事乃學者之通病然欲別求方法力與
之競轉成紛擾而卒無可勝之理不若虛心讀書觀
理收拾念慮使之專一長久則自然精明而此病可
除矣但讀書亦有次第且取其切於身心者讀之若
經理世務商略古今竊恐今日力量未易遽及且少
緩之亦未為失也

答常鄭卿

聞學中諸事漸有條理尤以為喜學校規矩雖不可
無亦不可專恃須多得好朋友在其間表率勸導使
之有鄉慕之意則教者不勞而學者有益今得擇之
復來則可因之以招致其餘矣鄙意又恐更須招致
得依本分識道理能作舉業者三數輩參錯其間使
之誘進此下等後生亦是一事但此須緩緩子細圖
之恐其間有趨向不同反能為害則不濟事也

答李晦叔

輝○南康建昌人疑燔之兄先生答書中有令弟今在何處指燔也

所論持敬讀書表裏用力切須實下功夫不可徒為
虛說然表裏亦非一事但不可取此而舍彼耳其實

互相爲用只是「一事」纔說「性」字便是以人所受而言此理便與氣合了但直指其性則於氣中又須見得別是「一物」始得不可混并說也更切涵養爲佳耳持敬讀書只是「一事」而表裏各用力耳若有所偏便疑都不曾做工夫今且逐日著實做將去未須比量難易計較得失徒然紛擾不濟事反害事要令日用之間只見本心義理都不見有它物方有得力處耳江法椽清苦力學不可多得人之所見要亦未能盡同但偏執不通輕於述作此爲大不便耳兄弟異居廟初不異只合「兄祭而弟與執事或以物

助之爲宜向見說前輩有如此而相去遠者則「兄家設主弟不立主」只於祭時旋設位以紙榜標記逐位祭畢焚之如此似亦得禮之變也更詳之太抵讀書當擇先儒舊說之當於理者反覆玩味朝夕涵泳使與本經之言之意通貫浹洽於胸中然後有益不必段段立說徒爲觀美而實未有得於心也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乃是持敬用力之久便覺得身心如此東萊謂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恐是此意某尋常試之誠覺得如此然於閑處又却不然

東萊此說是也然不當作兩句看此處只是放去收來頃刻間事只一操字已是多了不須如此著意安排也

為長子三年及為伯叔兄弟皆替服而不解官為任者許赴舉不知當官與赴舉時還吉服耶衰服耶若須吉服則又與五服既載年月相戾矣此等事只得遵朝廷法令若心自不安不欲赴舉則勿行可也當官則無法可解罷伊川先生看詳學制亦云不禁冒哀守常此可見矣但雖不得不暫釋衰亦未可遽純吉也

先生云只一操字已是多了輝久而未喻近者看龜山解七十而從心所欲之義謂聖人從容中道無事乎操然後始悟先生批誨之意正是為已存者設若心不能無放則固不可不操但太著意安排是助長也

此是至親切處龜山之說亦不謂此須反之於心只就放去收來時體看只此操時當處便存只要功夫接續不令間斷耳罷却許多閑安排排除却許多閑言語只看操則存一旬是如何亦不可重疊更下注脚

橫渠先生曰附葬附祭譬之人情一室中豈容二
妻以義斷之須附以首娶繼室別為所可也程氏
祭儀謂或奉祀之人是再娶所生即以所生配燁
嘗疑正妻無子遂不得配享可乎先生答云程先
生此說恐誤唐會要中凡是嫡母無先後皆當並
附合祭與古者諸侯之禮不同

夫婦之義如乾失坤至自有等差故方其生存夫得
有妻有妾而妻之所天不容有一況於死而配祔又
非生存之比橫渠之說似亦推之有大過也只合從
唐人所議為允況又有前妻無子後妻有子之礙其

勢將有甚杌隉而不安者唯葬則今人夫婦未必皆
合葬繼室別營兆域宜亦可耳

答余國秀 宋傑

所謂貼裏者但謂不可向外理會不干已事及求知
於人之類耳若學問之功則無內外身心之間無粗
細隱顯之分初時且要大綱持守勿令放逸而常切
提撕漸加嚴密更讀聖賢之書逐句逐字一一理會
從頭至尾不要揀擇如此久之自當見得分明守得
純熟矣今看此冊太抵不會著實持守而遽責純熟
之功不會循序講究而務極精微之蘊正使說得相

似只與做舉業一般於已分上全無干涉此正不貼裏之病也以下數段皆是此病不能一一論辨也嘗謂聖人之道簡易明白而學者所以處已接物太抵以和為貴故每覺有順從苟且因循之失然纔著意舉一二事又覺有矯枉過正之病既知如此便速改之何問之有凡事亦自有恰好道理更精察之則無過直之弊矣竊惟古人多處貧困而泰然不以累其心不知何道今值窮困若一切不問則理勢不容已若欲辨集則未免有屈志覲顏之事

窮須是忍忍到孰處自無戚戚之念矣韓退之盛山詩序說玩而忘之以文辭也云云文辭淺事苟能玩而樂之尚可以忘仕進之窮通况吾日誦聖賢之言探索高遠如此而臨事全不得力此亦足以見其玩之未深矣

答李敬子

潘〇見朱鑑
朱門高第

余國秀

燔氣質躁迫每於先生強探力取之戒積漸涵泳之訓玩味用功但臨事時終覺為害今只靠定規聽言動常於此四事上著力又以義理融液之頗覺得力然終是病根常在

不須如此做伎倆但才覺時便克將去莫更計較功效遲速也

竊謂顏子四勿今人非不欲如此只為不知其孰為禮孰為非禮且先以博約為先而四勿之戒隨其所知施之應酬漸漸望其貼近庶有實効

既知如此何不用力然博文約禮亦非一事而異時之深純亦不外乎今日之勉強也

燔家中舊有祖產今欲稟家叔諸房各以人口多少備辨經用儲之堂前以為久遠團藥之計然衆志難諧未有所處

諸位各辨歲計其力不能辨者如之何此須孰慮博訪其宜不可草草也

燔免喪之後親戚朋友勸以赴部以病不能行或以為教官可以請祠燔欲姑守前志且為養病讀書計

未知不仕之意有何義理只可自以太義裁之不須問人亦非它人所能決也若無正定義理則為貧而仕古人有之不須如此前卻也

燔見朋友間多有增親年以希思需者且悔之又恐兄弟間有堅欲陳乞者燔以為不若作一狀子

刺破乞備申省部照會方為堅決
兄弟若欲陳乞但委曲為陳不可誣親以欺其君之
意足矣何必作此痕迹邪

燔因與朋友論及冒貫赴試事以為豈可不攻獨
國秀以為不須攻幸一言以定眾志
不知要如何攻若只經官陳狀乞泛行約束即不妨
若指名告示聚眾歐擊則非所宜矣
周舜致以謂知止者非萬理併皆昭徹然後謂之
知止一事便有一理即其所知而求得其所止所
謂能得者非是動容周旋各當其則一事得其所

止皆為至善若必以動容周旋當則言之則將使
學者沒世窮年無復可以知止而得其所止矣

經之所言是學之等級然知有淺深得有大小在乎
其人難以一槩論也

宋傑嘗於親愛而辟上用功如兄之子常欲愛之
如己子每以第五倫為鑒但愛己子之心終重於
愛兄之子

常欲二字即十起之心也須見得天理發見之本然
則所處厚薄雖有差等而不害其理之一矣

燔近於家間區處一二事便覺上下睽隔情意漫

薄欲遂置而不問則諸事不整不知且只於身上
自理會莫屑屑問它如何
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居常好善惡惡覺得直是分明然或至自傷其和
而施之於人亦多彊猛固必而無容養之意夫好
惡真切如此而病復隨之者何哉
此等處自覺是病便自治之不須問人亦非人所能
預也

朱子書節要卷之十七

